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美酒传奇
Champagne
How the World's Most Glamorous
Wine Triumphed over War and Hard Times

香槟

飞腾人间300年

[美] 唐·克兰德斯特拉普 著
[美] 佩蒂·克兰德斯特拉普
岳军会 左灿丽 译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香槟: 飞腾人间300年 / [美] 克兰德斯特拉普等著; 岳军会, 左灿丽译.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9.10

(美酒传奇)

ISBN 978-7-80652-946-1

I. 香… II. ①克…②岳…③左… III. 香槟酒—普及读物 IV. TS26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92616号

CHAMPAGNE: How the World's Most Glamorous Wine Triumphed Over War and Hard Times
Copyright © 2005 by Don Kladstrup and Petie Kladstrup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Guangzhou Anno Domini Media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illiam Morrow,
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ALL RIGHTS RESERVED

译文由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提供

图片支持:  www.fotoc.com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9-2008-077号

所有权利保留

美酒传奇
香槟——飞腾人间300年

作者 / [美] 唐·克兰德斯特拉普 [美] 佩蒂·克兰德斯特拉普

译者 / 岳军会 左灿丽

责任编辑 / 阮清钰

特约编辑 / 黄文浩

装帧设计 / 唐 薇

出版发行 /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 电话: 020-87373998-8502)

经 销 / 新华书店

制 作 / ◆ 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规 格 / 760mm × 1020mm 1/16 16印张

版 次 / 2009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652-946-1

定 价 / 58.00元

咨询电话: 020-38865309

美酒传奇

香槟

飞腾人间300年

*How the World's Most Glamorous
Wine Triumphed over War and Hard Times*



Contents

目录

序言 这片神圣的土地

6

第一章 君主和修士

19

香槟前史 20 香槟之父佩里依 26 “太阳王”路易十四 31
香槟的酿造方法 41

第二章 铁面人

43

路易十五时代 44 为香槟建立标准 50 在大革命洪流中 57 拿破仑时代 62
酩酊香槟 71

第三章 黄金时代的顶峰

73

酿造技术革命 74 建立全球销售网 83
加拿大电影《香槟查理》 95

第四章 闪光的时代 耀眼的香槟

97

波马利夫人 98 香槟国葬 112 “它的气泡是我们的灵魂” 117
广告时代 119 冒牌香槟 123
香槟神殿——马克西姆餐厅 127

第五章 香槟在马恩省的大地上流淌

129

香槟火药桶 130 “我们也是香槟人” 135 火烧艾镇 143
如何打开香槟 149

第六章 爬上鲜血淋漓的山坡

151

大战开始了 152 法国人夺回兰斯 159 殉难之城 162
战火中的收获季 165
香槟酒杯与酒瓶 171

第七章 为香槟而战

173

地下生活 174 战火中的香槟 178 誓死保卫香槟 181
考帕诠释香槟精神 188
香槟酒瓶上的密码 195

第八章 没有鼓声也没有喇叭声

197

战争接近尾声 198 胜利之后的哀伤 203 葡萄根瘤蚜 209
葡萄根瘤蚜 215

第九章 泡沫四溢的年代

217

第十八修正案 218 经济大萧条 227 第二次世界大战 232
丘吉尔与波罗杰香槟 240

结语 壮丽的香槟

241

附录一 致谢

244

附录二 参考书目

247

附录三 译名对照表

253

Preface

序言

This Piece of Sacred Land 这片神圣的土地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香槟地区最美丽的地方，先趟过了一条小河，再穿过一片杂乱的林地之后，一块令人心旷神怡的空旷草地出现在眼前。这是一处野餐的极佳场所，因此在出发前我们准备了一包肉、一大块奶酪和一条新鲜的法式长棍面包，当然，一瓶冰冻香槟也是不可或缺的。

时间刚刚9点多，晨雾从地上氤氲升腾，远远就听到了拉色坡村教堂的钟声。两个小时前，我们还在巴黎。而现在，我们停好车，在小树林里前行，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

“上帝之鞭”

这一块空旷草地就是当年匈奴王阿提拉的野营地！刹那间我们震惊了！它并不是我们来之之前所设想的一块小空地，而是一块巨大的椭圆形平地。直径大约有半英里，整块平地被土筑城墙所包围。偶尔有三五成群的鹿在平地上闲逛，发现人的气息之后便奔逃而去。

就在这里，公元451年9月21日，在一片宁静中，匈奴王阿提拉，这位传说以残酷著称的“上帝之鞭”，对他的70万部下做战前动员：“再打一仗，你们就是整个世界的主人。”70万人的欢呼声响彻云霄，也让他们的敌人胆战心惊。高卢人、西哥特人、法兰克人与西罗马人组成联军，以期对抗这个从东方草原来的凶恶之神。

接下来发生的便是历史上一场最为血腥的战斗。在这一天，有20万人战死在沙场上，香槟地区的山坡和田野里到处都散落着他们残缺不全的遗体。最后联军取得了胜利，阿提拉撤向亚平宁半岛。在战斗开始前，阿提拉曾发誓说：“凡是我战马踏过的土地，定叫它寸草不生。”

阿提拉错了，被城墙围起来的野营地如今已长满了浓密的灌木、桤木和中国丁香。借着树枝间洒下的缕缕阳光，红色的醋栗和欧洲荚蒾正茁壮生长。



阿提拉率领军队渡过莱茵河，来到香槟地区。

罗马皇帝

我们沿着一条非常硬实的道路走到城墙上面，沿着城墙漫步，一边拨开眼前的树枝和荆棘，一边想象着战斗当日的惨烈情形，这与野餐的氛围是那么不协调！我们再次试图把代表着友谊和庆典的香槟与这块比世界上其他地方充斥着更多杀戮的土地联系起来。

中世纪以来发生在西欧的英法百年战争、欧洲三十年战争、宗教战争、投石党的反政府运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所有这些战火都波及香槟地区。中世纪以前，香槟地区也常常被来自东方的野蛮部落洗劫，如条顿人、金布里人、汪达尔人、哥特人。在他们之后，罗马人来了，公元前52年恺撒大帝征服了整个高卢，连同香槟地区在内并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一位历史学家写道：“从古老的时代起，香槟地区就承



公元前52年，恺撒大帝征服香檳地区。图为座坛上的恺撒正在审问反叛的高卢人首领维森热托里。

载了太多的人侵。”

值得庆幸的是，比起那些蛮族来，罗马人带来了更为高级的文明。他们首次在这里种植葡萄，开采石料建造庙宇，修建道路。他们开采过的采石场在几个世纪以后被人发现，并被改造成巨大的酒窖，用于储存香檳。

罗马人还带来了法律，其中的一条是这样规定的：任何企图破坏邻居葡萄园的行为都要受到惩罚。这一条法律被法兰克人吸收进他们的《萨利克法典》。

然而，即便是罗马人也无法控制大自然，维苏威火山在公元79年爆发，火山不仅埋没了庞贝城，也埋没了罗马人最好的葡萄园。一夜之间，葡萄酒成了整个帝国的稀缺之物，罗马帝国皇帝图密善下令将香檳地区一大片原先种植谷物的农田改种葡萄。这之后，罗马帝国不缺葡萄酒了，面包却开始短缺。

为了应对这样的危机，罗马皇帝又下令将种植的葡萄连根拔起，改为种植谷物。面对罗马军团，香檳人别无选择，只能服从。

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两个世纪，新的罗马皇帝普罗布斯登基，他是一名园丁的儿子，原先是皇帝奥勒利安努斯的手下大将。公元276年塔西图斯死后，被部下拥立为帝。他撤销了图密善的法令，香檳地区又恢复了种植葡萄的传统。此外，新皇帝还派出他的军团士兵帮助当地农民种植葡萄，结果却在公元282年被一伙不愿从事公务劳动的叛变士兵谋杀。

矛盾的味道

走完整个城墙大概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累坏了，又饿又渴，于是摊开毯子，打开带来的香槟，精神为之一振。香槟，在法语里属于阳性词，但在香槟地区却属于阴性词。香槟也许是上帝对香槟地区荒芜环境的最好弥补。这两者真是完美的一对，它们的结合代表了力量、欢乐和优雅。

香槟的特点是简单，或者可以说是“直率”，它的故事充满了反讽意味。它赋予了香槟人“矛盾的味道”：贫瘠的土壤里种植出品质最佳的葡萄；黑葡萄酿造出白葡萄酒；让葡萄酒产生气泡的那位修士，在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其实是在研究如何阻止葡萄酒产生气泡。

最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香槟地区充满了人类历史上最为痛苦的战争，然而却孕育出象征着美好时光和友谊的香槟。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要归功于香槟所带来的浪漫和神秘色彩。那么香槟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仅仅说出“香槟”这个词来，就会像挥动魔杖一样：人们开始微笑、放松，甚至开始幻想。还没有哪一种酒能够如此诗意、艺术和夸张。18世纪的欧洲情圣卡萨诺瓦说香槟是“诱惑女人的必备品”；香奈儿品牌创立人可可·香奈儿说她只在两种情形下喝香槟，一种是恋爱的时候，另一种则是失恋的时候。香槟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莉莉·博林格的描述则更为深刻，她说：“香槟在高兴的时候喝，悲伤的时候更要喝；独处时喝，和朋友相聚时更要喝；饥饿时，我会小酌；在其他的时间，绝不碰香槟，除非口渴了。”

看起来，每个人喝香槟的时间都不相同。帕特里克·福布斯，这位最伟大的香槟研究专家和历史学家，喜欢在每天上午11点半喝香槟，因为那时候他还没有吃东西，他可以细细分辨每一个细微的差别，慢慢品尝每一个气泡的味道。菲利普·布吉尼翁，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斟酒服务员，认为饮用香槟的最好时刻是“我刚刚修剪完草地之后”。1948年，美国导演奥菲尔根据茨威格同名小说拍摄了经典爱情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片中女主角琼·芳登在朦胧中对男主角路易斯·乔丹说：“午夜之后的香槟喝起来更有味道，难道你不这样认为？”

王尔德，这位自负的唯美主义诗人和戏剧家有一次到达巴黎时，海关工作人员问他：“王尔德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报关的吗？”他对海关工作人员说：“除了我的天赋，我没有什么可报关的



香奈儿：“我只在两种情形下喝香槟，恋爱的时候和失恋的时候。”



了。”对于香槟，他则说：“只有缺乏想象力的人才找不到喝香槟的理由。”

多少个世代以来，人们在婚礼庆典和洗礼时喝香槟，在舰船下水、新年钟声响起时喝香槟……把香槟用于各种庆典是一个很古老的传统，英国诗人托马斯·奥古斯丁·戴利曾暗示甚至亚当可能也用香槟庆祝。在他的诗作《第一个新年前夜》中这样写道：

这个男人，

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男人说：

“让我们做一点有趣的事情如何？来吧，让我们欢笑。”

他说：“我们在无边无际的暗夜里游荡，喝着香槟。”

但是她说：“我们回家吧，该隐还在家里等着吃奶。”

泰亭哲香槟酒行。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饮用香槟有益于身体健康。20世纪30年代，法国医疗机构宣称，香槟让人不再抑郁，可以预防伤寒、霍乱一类的传染性疾病。在此之前半世纪，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患有慢性病胃气胀，他宣称香槟让他有“追风”的感觉。英国首相丘吉尔说香槟让他“才思敏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辞去海军大臣职务，亲赴法国前线担任皇家苏格兰毛瑟枪团第六营营长，用香槟鼓舞他的部下，他说：“先生们，请记住，我们不是为法国而战，而是为香槟！”

但是很难说那是香槟第一次在世界历史中扮演关键角色。教会大分裂时代，罗马有一个教皇，法国阿维尼翁也有一个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波希米亚国王温彻拉斯前往香槟省首府兰斯讨论如何结束与法王查理六世的分裂。然而，

这位波希米亚的国王每天都喝很多的香槟，以至于天天酒醉，无法起身到会议室去。好几天都是这样的状况，法国国王最后派了两名公爵把温彻拉斯送到会议室。温彻拉斯醉得一塌糊涂，查理六世递给他文件他看都不看，一律签上自己的大名。最终的结果是教皇留在了阿维尼翁，继续做“巴比伦之囚”，教会大分裂则延续下去。

泰亭哲品酒会

这个故事可能会让人认为香槟是一种轻佻的东西，与香槟相关的元素无非就是诸如气泡、嘶嘶作响这些东西。然而，真实的情况是，香槟是所有酒中最为严肃和复杂的一种。而且，香槟也最难酿造，在泰亭哲香槟酒行的老总克劳德·泰亭哲邀请我们去品尝他的香槟时，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克劳德正如他每年所做的一样，召集了他所谓的“亲密圈子”，其中包括葡萄种植园主、葡萄酒酿造商，以及其他生意上的朋友。参加聚会的大概有40人，他们都是香槟地区最权威的品酒家。这次被品尝的香槟包括20年的陈年香槟，还有把不同葡萄园的葡萄混合在一起酿造的“泰亭哲2004香槟”，当然还有泰亭哲旗下最著名的品牌“伯爵”。

只用一种葡萄酒做原料的情况在酿造香槟时很少见，经常是把30或者40种葡萄酒混合在一起，这样的香槟通常要比单个种类的葡萄酒酿造的香槟好喝得多。泰亭哲说：“把葡萄酒混合在一起，有点类似于画家作画，你在作画之前并不知道需要多少种颜色。你从这里取一点红色，又从那里取一点黄色，有时候还需要淡红色和深黄色来表达你的情感。”

此前我们并没有试过这样品尝香槟，所以感到有一些胆怯。品酒会在兰斯一位伯爵的古老宅邸里进行，这个伯爵家族在中世纪时期统治香槟地区，其中一位伯爵便是蒂鲍尔特四世，当他参加十字军东征回来之后，把霞多丽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白色葡萄品种引进到香槟地区种植。

用泰亭哲的话说，品酒就像“做大弥撒一样，在一种庄严的氛围中，重申我们对于香槟特殊的理解”。

大厅里有两张长长的桌子，每张桌子上面都摆放了数排香槟杯，每个杯子里都倒满了香槟，绝大多数杯子里都有少许气泡。一半是霞多丽酿造的酒，另一半是黑比诺酿造的酒。

每品尝过一种酒之后，泰亭哲都要问问我们的感受。不像其他人，我们对品评香槟知之甚少。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们也品尝过许多香槟，但是从来没有把其中的一种单独拿出来品尝。我们无法体会出其中的细微差别。泰亭哲让唐啜了一口香槟，并请他谈谈对酒的印象。那真是一个令人尴尬的时刻，因为唐实在是辨别不出来。

泰亭哲非常优雅地把话题从唐身上移开，说需要多年的实践才能够描述香

槟并区别出它们细微的差别。“您是如何区别不同的身体、不同的性格，甚至不同的灵魂？”他问道，“您如何在一个宴会上辨别出茶、茴香、香草、桃子、小麦或者弗吉尼亚烟草和块菌，又是如何选出合适的形容词，如甜言蜜语的、妩媚的、温暖的、深刻的、无关的、平静的，不同的香槟之间也可以如此辨别和选择。”

庆祝加冕

无需赘述，我们创作这本书的目的不是想要试着回答泰亭哲的这些问题。我们这本书也不是写如何品酒或者介绍酿造香槟的技巧，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一种敬意。这是有关一群人的故事，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求生，受尽了千年以来入侵者的凌辱；他们经历了一个又一个不幸，最终酿造出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起泡葡萄酒。

这个故事的开始要从很早说起，一个叫克洛维的法兰克人首领，在公元5世纪时，击溃了罗马人，并在兰斯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王国。然而，他的王国不久就受到东邻日耳曼人部落的入侵。对克洛维来说，打败日耳曼人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直到克洛维的未婚妻勃艮第公主克洛蒂尔达来到这里。她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要求克洛维改宗罗马天主教，以得保佑。虽然克洛维原先信奉基督教阿里乌教派，但他顾不得这么多，他发誓如果她的上帝能够赐予他胜利，那么他愿意成为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基督徒。奇迹发生了，他的部下英勇无比，赶走了入侵的敌人。

克洛维信守诺言。公元496年的圣诞节，他和他的三千将士到兰斯接受洗礼。但是教堂里非常拥挤，圣雷米主教无法挤过去拿到圣油为克洛维涂抹。幸运的是，一只白鸽出现了，为主教带来了一小瓶圣油。

千年以来，这个故事代代相传，几经修饰，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洗礼完毕后，举行了一次非常奢侈的宴会。宴会上喝的就是香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香槟地区的无泡葡萄酒。在那个时候，香槟还是红色的，也没有气泡。我们今天所享用的起泡香槟已是距当时一千年以后的事情了。

不过，这次宴会奠定了香槟作为庆典饮品的基础。从那以



克洛维成为第一位在香槟地区加冕的国王。

后，每一任的法国国王即位时都要到兰斯加冕，而且事后都要用香槟来庆祝。

战火中永生

然而，危机和冲突总是缠绕着香槟地区。公元10世纪，兰斯在60年里就遭到4次围攻，同时，埃佩尔奈遭受到6次洗劫，其中半数的葡萄园被焚毁；接下来是十字军东征，香槟地区的强壮男子都被征去打仗；紧跟而来的是黑死病，14世纪这场臭名昭著的瘟疫夺走了欧洲一半的人口；最近5个世纪里，这里则见证了一场又一场血淋淋的战争，不过幸运的是，每一次香槟地区和香槟都幸存了下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香槟地区差点就被毁了。在香槟地区历史上所有的恐怖事件里，没有什么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悲惨的了，那是香槟地区最为黑暗的年代。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那也是香槟地区最辉煌的时期。在每一次所有东西行将毁灭的时刻，香槟地区的民众总能找到生存下去的力量，继续前行。为了理解他们所走过的历程，以及他们如何奇迹般地幸存下来，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战争本身。

被法国人称之为“伟大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法国民众来说是一场大灾难，它让法国每一个家庭都深受其害。一位年轻的上尉在日记中写道：“难

一战中德国飞机轰炸香槟地区。



道法国人很快就忘记了死去的150万人了吗？很快就忘记了100万的伤者和被毁的城市？难道哭泣的母亲突然就没有了眼泪？难道孤儿不再是孤儿了，寡妇不再是寡妇了？”这名年轻军官的名字叫查尔斯·戴高乐。

他的话让我们感动，也让我们思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别的战争有什么不同吗？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萦绕在我们心头？是因为那些幸存战士对死去战友的回忆吗？

士兵就像在屠宰场一样，从肩膀到臀部被一刀劈开。

还是因为詹姆斯·阿德金在他的诗歌《无人之地》里表现出的对于战壕的强大想象力？

无人之地是一种可怕的场景，

当战士在死一般的黑夜里前行时，

不管是德国人、英国人、比利时人还是法国人，

当你穿越那些战壕，死神将随时光临。

或许，对于死亡的描述，没人能比得上普林斯·亨利·波利尼亚克，他是一名法国职业军人，他的家族掌管着波马利酒行。他的孙子普林斯·阿兰·德·波利尼亚克回忆他爷爷时说：“他是为数不多的能确切知道自己死亡时间的人。”

亨利接到命令，要带领士兵跳出战壕，向在对面山地上架设了大炮的德军阵地发起冲锋。他向总部回复说这样做是不明智的，对面山地也没有什么可争夺的，部队只会付出全军覆没的代价，但是他被告知“那就是命令”。第一波冲锋失败了，亨利又给总部打电话，请求他们改变命令。总部拒绝了，亨利又组织了一次冲锋，还是失败了。

现在该亨利上阵了，他的无线电坏了。让战士们做好准备后，他发出冲锋的信号，跟前两次失败的冲锋一样，他们最后被敌人打死了。“我爷爷是首先被射杀的几人之一，”普林斯·阿兰说，同时把他的食指放在前额的中央，做出被子弹打中的样子，“就在最后一个人快要倒下的时候，信号兵才带来停止冲锋的命令。”

“伟大战争”的主要战役发生在香槟地区，人们总是谈论起“记忆的责任”。全法国只有一个村庄在战争中没有任何村民遇难。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即便是在一个最小的村庄，也会有一座纪念碑缅怀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每年都要举行献花和缅怀的仪式。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人们总会回到一个主题：他们流了太多的血。人们会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哦，真是太可怕了，但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比起来，也不算啥！”

在贡比涅，林中的空旷地就是当时停战协议签订的地方，我们曾经参观过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在一堆立体照相镜中，一些老的视觉装置把照片转换成三维立体影像，一种你过去常常可以在祖母起居室里发现的东西。

尽管我们小时候经常观看以二战和越战为题材的电影，但是当这些照片突然跃入眼帘时，我们在心理上还是没有准备好。一些士兵在泥泞的战壕里痛苦挣扎，一些士兵则全身沾满了石灰粉，看起来非常恐怖，城镇和村庄成为一片废墟，田野和葡萄园都被带刺的铁丝网围了起来，地面上布满了炮弹轰炸出的大小坑洞，看起来就像是在月球上一样。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士兵们的遗体。一些被堆积在冰冷的地面上，他们的身体上覆盖了一层白雪；另外一些士兵躺在他们倒下的位置，他们的战友全副武装，脸上毫无表情，无助地站立在一边。

参观完博物馆之后，我们又看到了一辆老式的铁路客车。车里有一张长长的、发暗的桃木桌子，椅子和姓名卡都还放在原位，所有的陈设都好像定格在1918年的11月11日11时，当时协约国接受德国军队的投降。我们静静地看着这一切，似乎能感觉到幽灵的存在。

一战“幽灵”

后来，我们果真遇到了一位活着的“幽灵”。他的名字叫马赛尔·萨冯尼，即将度过106岁生日。萨冯尼是目前世上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个法国兵，最后一个香槟人。“坡瓦鲁”这个词是法国士兵自称的时候用的，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蓬头垢面的毛人”，是指那些不刮胡子，头发乱蓬蓬的人，因为他们长时间待在战壕里，就成了这个样子。他们说长头发能带给他们力量，就像圣经中的参孙一样。

我们遇到的这位老人，更像是一位“幽灵”，他身体孱弱，身高差不多只有1.5米，脑袋时常低垂着，只能拄着拐杖慢慢地屋子里踱步。我们在萨冯尼的家里拜访了他，他的家就在香槟地区的历史之都特鲁瓦。他的起居室挂满了战争年代得到的勋章。

萨冯尼悠闲地坐在椅子上，抬起头，对我们讲述他的故事，声音低得就像是在耳语。1917年他刚满18岁，被送往凡尔登参加战斗。他说：“战场就像是一个屠宰场，每天都有大量的士兵死亡。”萨冯尼经常会停下来，眼睛慢慢闭上。正当我们以为他已经睡着了的时候，他就会继续讲下去。“今天，你们所看到的是整个战争画卷，但是我们不是。每个战士都有自己的视角，对于发生的一切，我们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们个个都被孤立，我们唯一所能想的事情就是坚持活下去。”

我们看萨冯尼有点累了，便起身告辞。他的头最后一次抬起来，说：“谢谢你们还记得我，谢谢你们还没有忘记那段历史。”

2004年3月22日是马赛尔·萨冯尼106岁大寿。寿宴很安静，只有家人在场，他抿了几小口香槟。大半年之后，我们打电话给他，想问问他的近况。是他儿子接的电话，他说：“我父亲在11月1日去世了，他走得很突然，他的一生就这